

城大记忆·温暖十年

刘静慧

我是 2005 年 1 月 19 日到 2 月 20 日在城大访问, 我和我肚子里的宝宝, 还有司景新一起从武汉出发, 一起到达香港。早十来天到达的有吴红雨、叶琼丰、叶晓华。叶晓华在马会捐助的楼下接的我和司景新, 已是中午时分, 到住处放下行李。哇! 在香港千尺就是豪宅, 这住的地方太好了, 比我家大, 比我家的电器多, 一应俱全, 应有尽有。下午拜见李老师, 问了大致的情况。马上就有了二人共用的办公室, 香港寸土寸金, 逼仄狭小, 但为老师、研究生提供办公室, 在我的学校没有办公室。办公用品、办公设备都可以自由使用, 这感觉太好了! 晚上李老师请吃饭, 祝建华老师、何老师、李立峰老师、美女老师 Betty, 还有我们五个。席间李老师问我们这几人来过香港没有。我说我 2002 年跟团旅游过一次。那是因为读中学时亦舒的小说看多了, 好想看一看小说里描写的香港。

当年的我土得很(现在也土, 但好一点), 香港这样的洋派, 让我很没自信。当年我的性格没有现在开朗, 比较内向封闭, 见人时拘谨得很, 不敢说话, 内心也忐忑的很。

刚开始的一周, 我经常进了电梯忘了按楼层键, 电梯停了好久不动, 才意识到; 在电梯碰到李老师, 居然认不出来, 更别提打招呼; 有一回李老师在我办公室里站了半天, 我也没请李老师坐一下, 还沉默了好久; 餐厅的西汤在口味上有点接受不了, 不光是西汤; 不知道该穿多少衣服合适; 图书馆里书架上的的英文书, 看书名好费力, 要下意识的旋转来看……

人在一个好环境里适应得也得快。喜欢在又一城里窜上窜下, 正是打折的季节, 不买, 看看也好; 那两株新年桃花开始以为是假的, 后来发现是真的; 楼下的 Taste 超市虽贵却超好, 看到了海胆, 各国水果, 各种巧克力, 各式洋酒……在爱上城大之前, 先爱上了又一城。我和孩子说: 妈妈怀你时, 在香港, 吃遍了各国的水果。以后再香港, 也一定要到又一城去买东西。2011 年夏天再去城大, 一进又一城, 乘电梯上上下下时, 那熟悉的感觉一下就回来了。

在城大访问的一个月里, 听了李老师、祝建华老师、何舟老师的课。听了一段时间的课, 再去图书馆看书架上的英文书, 觉得书名容易看多了; 教室设计

得如此人性化，有两个投影幕布，学生的座位是环绕教室，每个座位都有电脑，上面显示老师要讲授的PPT；在办公室的走廊上遇到英文与传播系的老师，虽然人家不认识我，也是主动微笑打招呼，而且还是那样真诚。

李老师休息日会邀约爬山。我写邮件告诉李老师我怀着宝宝，怕有什么意外，不想添乱，心中忐忑，李老师回复说：恭喜，多保重！我的心彻底放下来了。没有和李老师一起爬过山，确实是一大遗憾，尤其是看到多友们发的爬山图片时。也曾说，没有和李老师一起爬过山，都不能算在城大完整地访学过。只是何时才能补上这一课呢？

印象最深的还有吃饭。Peggy带我们去吃过正宗的港式早茶，早餐都可以吃得这么丰盛啊？是的，确实是。李老师、祝老师、何老师都请我们吃过饭，还不止一次的请。李老师多次请我们吃饭，有时是午餐，有时是晚餐，这让我记住了城大的马蹄糖水、片皮鸭……祝老师在请我们吃完披萨后，亲自带我们逛深水po，在我们将要离开香港时，在又一城里再请吃泰国菜。知道了这样的细节——当80年代初期祝老师从复旦新闻系毕业，回家和妈妈说要当老师，他妈妈听到后，正在吃饭时的筷子都掉了下来；何老师是请我们去他在大埔的豪宅吃饭，他亲自开着他的宝马来接的我们。到了何老师的豪宅，我们上上下下参观了一番，还赞叹何老师把他的家布置得这么好。何老师在和我们聊天，教我们打高尔夫球的空余，饭菜居然都做好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放了不少辣椒的凉拌黄瓜，清蒸鳊鱼，红烧大虾，清炒芥兰，一锅猪骨土豆西红柿汤。何老师说这汤是跟祝老师的太太学的。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合口味的饭菜了。但在厨房洗碗池里看到一只剩有方便面残渣的碗。当我要离开时，想请何老师吃个饭，何老师答应了，但最后买单的却是何老师。还在他的办公室里收拾了一堆的资料，说：“看你用不用得上。”

从温暖的香港访学归来，武汉雪后初霁。我和我先生商量要给肚子里宝宝取个什么名字，我说就叫达之吧。通往城大的那条达之路，走了无数回。我以这样的方式纪念这段温暖的城大记忆。

这十年来，由于孩子小，家中无人照看，也由于自己只长肉肉，不长学问，深觉面目丑陋，无颜见李老师，只参加了不多的几次多友会。现在，终于醒悟，参加多友会就是长学问。深为以前没参加过的多友会遗憾，以后一定不要再错过！

